

畸人许启畴

俞光

在温州文史界,大家对于心兰书社和求志社耳熟能详,而对其首倡者、领导者许启畴却往往知之不多。故探讨他的家世和为人处事是必要的。

许启畴的家世

民国《瑞安县志稿》称:许启畴,字小岳,号拙学,居大沙堤,邑诸生。亦求志社中人,以清议自持,工技击及书画。书学六朝碑,版有谷朗、鞠彦云,笔意遒劲不凡,画工山水,著有《意园诗钞》。《瑞安市志》则说:许启畴(1839-1886),字拙学,号雪航。对时事有较激进的意见,时时发为非常论、薄汤武之论,被当时目为畸人。雪航为后号,两志均未提及家世。

2006年,《瑞安文史资料》第二十六辑《瑞安许氏金石书画一百五十年》为我们透露了瑞安大沙堤许氏家世的一些信息。瑞安著名书法篆刻家许大均在《后记》中提到:我们是福建祖,一世祖浚国公,从福建泉州迁入,定居瑞安北门,近四百年历史。曾祖父启畴公是第九代传人,继而先祖父方恭公、先父次玄府君,三人均精通金石诗书画,鼎名浙南,各有自己的传世之作。由此推算,许氏当为明万历后期(1605-1620)由福建泉州迁入瑞安北门的。

但是,许大均的祖父许苞(1863-1937),字方恭,号独树山人,斋名醒庐,邑诸生,却在篆刻作品上刻道:山名独树脚,余居也,子孙繁衍十倍于城居者,皆勤于稿事,食用俭而嫁娶多也。刻此以不忘山居之旧云尔。说明许氏祖居独树山脚,世代务农,这是怎么回事呢?

李淳《春暖众睡醒,独余数卧起》解答了这个疑问:当年许家祖上从福建迁居瑞安后,四个兄弟分居四处,其中许启畴这个分支,原先居住营前独树山脚。原来,许氏迁居瑞安后,许启畴这个分支又从北门迁居营前独树山脚务农。

查《瑞安市地名志》,营前并无独树脚,却有大树脚:大树脚在营前偏北0.8公里,飞云江南岸,瑞文公路穿境而过。以地有大树得名。因瑞安方言独与大谐音,故独树脚即为大树脚。

由上可见,明万历后期,始迁祖许浚国由福建泉州迁入瑞安北门,四个兄弟分居四处,其中许启畴这个分支又从北门迁居营前大树脚,世代务农。后这个分支又从大树脚迁县城大沙堤。许启畴的家世造就了他像大山一样踏实的拼搏精神和关注下层百姓的平民情结。

许启畴的畸事

畸人是指独特志行、不同流俗的人。许启畴是如何畸的呢?

创办心兰书社是他办的一件畸事。其时瑞安虽有项氏水仙楼、黄氏参绥阁等藏书楼(玉海楼尚未兴建),但那是世家大族的,普通百姓难以问津,下层士人皆苦无书可读。同治十一年(1872),许启畴创办心兰书社,为社长。社址在大沙堤许家,他通过集资的方式,20人共集钱三百千,除购买书籍外,余资购地出租,租金用以维持书社的正常运转和补充新书,又建立了资源共享、共同管理、信用借书等管理制度。据《心兰书社稟主提名》和陈虬《拟广心兰书院藏书引》,先后加入心兰书社的社员达30人,拙学坚定有志操,于社事持之尤力,慎重不轻举。经20余年的努力,这里寻常文史,略可足用。由于书社解决了下层士人读书之难,深受大家欢迎,这里渐渐成为大家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互相砥砺的处所,从而使书社的功能由



单一的阅读演变为阅读、教育兼备,成为晚清瑞安培养文人志士的一个摇篮。创办仅12年,书社同仁便有24人中举,培育了以陈虬、陈葆善、池志澂为代表,多达30余人的学术群体,心兰书社也成为我国近代最早的公共图书馆。这样的事,能不说他不畸吗?他去世后,心兰书社迁往心兰巷。

第二件畸事是创办求志社。对于理想社会的追求古已有之,著名的《礼记·礼运》就描述大同社会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举贤与能,讲信修睦。在这个社会里,财产公有,各尽所能,没有阶级,举贤任能,讲求诚信,追求和睦。但是这仅仅是美好的想象,从未实现过。一些农民起义领袖虽也提过类似的口号,不过他们追求的仍然是君临天下的封建专制社会。而光绪七年(1881),许启畴创办求志社,被推为社长。他要把大同社会的理想变为现实:以二十五家为一社,家出五百贯,选择瑞安三十二都鹿寮(今永安六科)地方,置地三顷,结屋而居,各人根据所好,选择一门或几门,修成绝学,供世驰驱,力求挟一艺以自贻,生活上互济,建立一个公有、平均、自由、平等、友爱的美好家园。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新家园并未建成。他们又相约皆着布衣,讲求经世之学,读新书,倡西学,博清议,谈新法。池志澂《陈蛰庐先生五十寿序》载:追思昔时结志社,聚集城北槐吟馆,夜庐风雨,道古谈今,每漏下三鼓始归,半生友朋之乐无逾斯时!活动了七八年,造就了陈虬、金鸣昌、陈震宸等维新思想家和活动家,一时东瓯布衣,声震京都,真是够畸的了。后来,一些人将其视为妖,准备告官,受到爱才爱德乡绅的制止,才未酿成大祸,求志社也自动解散了。

畸人本色

许启畴行事有点畸,但为人很正统。他在《赠竹生》联中写道:穷经安有息肩日,学道方为绝顶人。刻苦钻研经典哪有休息的时日,努力学习道理才能成为绝顶聪明的人。同治年间,官府横征赋税,这年六月,正遇天大旱,他写了一副《祈雨》联:六月不停征,天停雨;上天无虐事,官虐民。放在城隍庙神龛前,百姓传颂,大快人心。官府怕触犯众怒,遂下令停征。许启畴用对联巧妙地为民减轻了负担。光绪十年(1884)九月,他的《题画梅诗》云:莫将风骨傲他人,养成龙蛇久蛰身。屈指江南春信到,也谁出色最精神。借梅花比喻处世,不要傲气凌人,要养精蓄锐,练好内功,等待春天到来时,看谁最有本领。

就是这样一个思想开放、敢想敢干、观念正统的正人君子,却为当时社会所不容。陈虬《求志社记》叹道:吾友许子拙学,负经世志,久不得志,求志社解散后,拙学出游江淮,郁郁无所遇,不幸遂死,年仅47岁。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如今,他所创办的心兰书社旧址,已成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他所努力奋斗的公共图书馆,早已遍及全国,他所苦苦追求的美好家园,也已在中华大地初步建成。畸人有知的话,当含笑于九天。

林尹:从瑞安丰湖街到台北瑞安街

蔡桂顺

对于大多数瑞安人而言,林尹先生仿佛是一颗蒙上了灰尘的明珠,并不为人广知。但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大,上世纪四十年代抗战时期的武汉、日本投降后的上海,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东南亚,林尹是神一般的存在。

林尹(1909-1983),字景伊,是瑞安继孙诒让、林损之后的第三代国学大师。他擅长文字训诂,博通经史,兼及诸子,尤明音韵之理,并致力于中国学术思想研究,被誉为当代儒宗。

林尹原籍上望林宅。碧波粼粼的温瑞塘河支流从其祖屋门口缓缓而过。后林家迁居至城关丰湖街玉兰巷,临河而居,林尹即出生于此。后林家又迁至屏星街。那时瑞安城关河网密布,小船欸乃而过,一派水乡之景。林尹第七子林庆曾回忆说,我家门后就是一条河。他说的就是曾经的县前河。

丰湖街走出的当代儒宗

林尹的父亲林辛、叔父林损,均为民国初年北大知名教授。1925年,林尹毕业于瑞安,16岁即入北大国学系,从章太炎弟子黄侃(字季刚)受业并得器重。黄对林的天赋十分赏识,单独教授音韵学,每晚督促他点读《昭明文选》等。钱玄同曾赞叹林尹对音韵学的掌握能力非凡。林尹晚年对学生说:音韵学从太炎先生传季刚先生再传我,三代单传,细如蜂腰,唯恐断绝。我多收你们几个弟子,就是希望你们能将这门绝学发扬光大。

毕业后,林尹在各大城市教书。七七事变后,他放弃教职,投身民族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主任委员,1941年被敌伪拘捕。汪精卫欲强其加入伪政府,林尹作绝命诗《狱中感赋》:此心同日月,此志拟冰雪,以死自誓。三次被绑赴刑场以执行枪决进行威胁,但终不屈服。他气节如玉、品性如兰,不愧于丰湖街、玉兰巷之名。抗战期间,林尹共6次受到国民政府嘉奖。

1949年入台后,他撰述《中国学术思想大纲》。1955年后,他先后执教台大等多所高校,被推举为中国文字学会理事长、孔孟学会常务理事等,并任《中文大辞典》编纂委员会副主委、台大国文研究所常用国字编处主任委员等,曾多次赴美国、西班牙、韩国等国宣扬国学。韩国汉城市长还赠他一把城市钥匙,以表敬意。

1983年6月8日林尹病逝。在台30年中,林尹共培养出100多位国学硕士、博士,声名卓著,影响深远。其门生中,不乏李璠、陈新雄、刘克雄等国学名家。康世统教授曾言:如今台湾各大高校教授音韵学的讲师、教授,百分之八十都出自林尹老师门下。林尹一生著作等身,著有《中国声韵学通论》《文字学概说》《训诂学概要》《周礼今注今释》《中国学术思想大纲》《景伊诗钞》等及论文百余篇,编有《大学字典》《两汉三国民文汇》,与人合编《中文大辞典》《国民辞典》等。

上世纪70年代,林尹积极参与台湾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这,所知者恐怕就寥寥了。

1966年,台湾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1967年正式实施各项措施,在伦理、民生、生活、教育等方面复兴中华传统文化。林尹积极投入、热情参与。据



林尹

林尹外孙女凌亦文女士说,林尹有一份关于文化方面的重要原稿,现收藏在台北的台湾景伊文化艺术基金会,可以为证。

文化复兴运动为台湾几代人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抬高了我国台湾地区的文化声誉。

借钱度日的特派大员

在瑞安市图书馆的林尹纪念馆里,有一张字条,写于1951年秋,是他忍着脚痛外出借钱前写给儿子的。我每每读之,总是感叹于他对家庭、子女的柔情。

孝曾:余原拟今日到基,因款未借到,现在身上只有五毛钱,连车费也没有。加之看到你母亲衣服帐子被服都没有,想买一点去,又无钱能如愿。再船费六百元我若一到,他们来讨。我拿不出,面子丢光。我实在是山穷水尽,心中痛苦,言所难喻。我们逃难到台湾来,无田无地,十几口吃饭维持到二年多,当卖已光,借债无门。你是知道的。我又不愿意说,恐怕你母亲忧愁。然而我的心是说不出的苦痛。所谓哑子吃黄连,只好自己挣扎。我现在预备再去跑一趟。老着脸皮再借借看。如果天不绝人,能借到一点,我还是赶到基隆去。如果依然妙手空空,只好明后天再说。我的脚前天在船上碰伤了。今天还是肿痛。也只好忍痛走路。我现在出去了,不能等您回来。你如果去基隆,可告诉你母亲一声,说我今天不一定去。以免他们的盼望。父留字(此条不必给你母亲看)

去台初期的林尹居然落魄到如此不堪的地步,其实与个性有关。据其长女说,父亲在抗战胜利后为接收浙沪日伪资产的特派大员,地位显赫,当时很多奸偷拿金条、珠宝之类的贵重东西上门拜访,希望能予以照顾,但是父亲统帅予以拒绝,秉公办事。在清点没收物资时,经他过手的金条不计其数,他从未染指。几年后,竟如此穷困如斯,可见其为人之正气、磊落。用林慰曾的瑞安话说,父亲做官,清显清。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种清,是否与故乡清澈的塘河水有冥冥之中的某种渊源呢?

台北瑞安街上的游子

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1949年林尹携家属乘坐太平轮,轮船离开大陆,从台北基隆港上岸,从此未能再踏上故土。我想,当年坐在海轮中的林尹一定在甲板上深深凝望过渐行渐远的大

陆。只是他料想不到,这一转身就是一辈子。

上岸之后的林尹,居所多次搬迁,先是借住父亲林辛的同学家,后租住台师大旁边的罗斯福路,多年后稍有积蓄了,才在台大对面买了房子。后来台师大配宿舍给他,住和平东路,与瑞安街相距不远。据其长女说,父亲当年常会去瑞安街走走。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用了老家的很多地名命名街道:奉化街、宁波街、瑞安街、温州街、青田街,以表故园之恋。

瑞安街有很多分岔的小巷,很有一些年头了。墙体剥落,颜色斑驳陈旧,灰墙黄砖,和瑞安城关的一些地方极像,比如浦后街一带的老街巷。巷口有很多花,居民楼的阳台上也是,邮箱里躺着报纸,着唐装的老人坐在巷口长椅上聊着天。在这里,时间以一种宁静的方式在身边恣意流淌着,让人觉得真是亲切温暖。

瑞安街上有一家老地方饺子店,味道极好,皮薄、馅鲜、味美。那天,我用正宗的江心醋蘸着吃,有一种极强的恍惚感,不知此身在何方。我想,当年的林尹多年客居台岛,必定常怀莼鲈之思,必会常来此吃吃温州馄饨、饺子,以解乡愁吧。

晚年时的林尹益发思乡,在《赠某君》中,他写道:

劫外风云眼底飞,故乡迢递路难归。卅年岁月驹隙隙,此日君卿已古稀。白发何堪仍忆旧,一樽尚可共忘机。巴山夜雨钟山月,回首前尘事事非。在台30多年的学术研究、教学、著作生涯中,林尹总喜欢在自己的姓名前加上瑞安,以示来处。2021年春,我和瑞安市档案馆的朋友们拜访林尹入室弟子刘克雄教授。他说,他敬爱的景伊师在世时,经常跟弟子们讲自己远承瑞安家学、乡学和师承黄侃、钱玄同等学术脉络。

对于父亲的心思,林尹先生的子女都很明白。2014年、2019年,林尹子女两次将父亲耗费毕生心血的著作和藏书近万件,从台湾运抵瑞安,捐赠给家乡文物部门,以圆父亲回归故里之梦。

来自浙南小县城的林尹大师就如一条国学的河流,发端于温瑞塘河,淌过丰湖街玉兰巷,淌过会文里屏星街,越过万壑千山,穿越台湾海峡,淌过台北,复又流向更广阔的世界,一路上浩浩荡荡、春风广被,终成不朽的传奇!

(参考资料:《玉海文化研究会》林尹专辑)



台北瑞安街

公益广告

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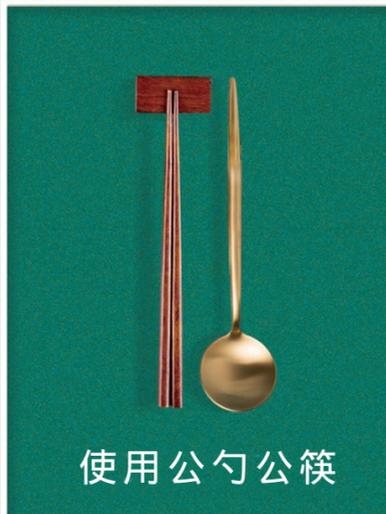
· 讲文明 树新风 ·



市场保洁



不留卫生死角



使用公勺公筷



锻炼身体

瑞安市委宣传部 瑞安市融媒体中心 瑞安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 宣